



劉東陽上海捕丞也甲寅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駕
七巨舟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
一髮矣而董僉事力築之稍解圍去僉事遣丞
兵躡之兵故孱見賊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
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能兵而檄之兵且退歸
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云

童元青村所副百戶也因破城帶罪征勦柘林賊
繇蕭塘渡浦至府城南門之倉塲時方造十戰
艘賊至元逆戰賊先匿戰艘從背突出攻元元

死之戰舸亦被燼矣時同戰死者有巡檢李叢
祿或曰叢祿死于蕭塘

孫省祭鏜山東莒州人也善騎射多膂力俗呼爲
孫奮子挾貲商吳越間甲寅倭掠松郡瀕海幕
府募武勇敢戰之士而鏜願輸已資助兵餉且
戮力滅賊當事者竒而收之幕手卮酒相勞也
會官軍方陣而任兵憲先登被重圍鏜往疾馳
入脫任于難鏜于是益自奮使人還莒括其家
益募故所推結里中兒爲之翼率多嚮應而鏜

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從郭西燒民廬循
石湖橋去鏜率數輩蹙之越橋而戰會援絕還
及橋半渡遇伏鏜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矛
四集矣遂死後軍輿其屍歸歛而道路多爲泣
下鏜所佩雙刀衆人莫能持舉而鏜輪運如飛
是時有二勇士曰丁千斤馬八百俱以力名川
沙之戰大將中賊伏敗衄二勇士死馬或云丁
千斤即丁爵也鳳陽人以義授散官力舉千斤
二子俱武健善鬪甲寅歲應募至松率客兵二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五三
百人出哨遇賊于趙家溝爵賈勇自喜戒二子
勿前舉鐵鞭連搥三賊一賊佯死爵下馬斬其
級賊奮力斷爵臂二子赴救以所乘馬負之而
還踰夕死嗟乎若數人者其慷慨赴義憤不及
謀者耶然此輩燕齊間驍勇習騎射馳突令御
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長寧至以七尺軀蹈
死地也

李府南淮哨官也倭薄城下城中危急矣府挺身
出闔斬獲甚多是夜賊劫城守軍酣睡府覺而
亦賊不得登然火光中賊物色之矣明日出戰
賊注目以鳥銃擊之殞于軍官爲立忠勇廟焉
而李進士尚袞家乘載其先有李三兒者勇而
善戰倭攻城時連殺賊數十人倭恨將甘心焉
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堞間大叫曰李三
兒在此敢來戰否群倭取鳥銃七門熟視齊發
三兒竟斃于堞明日城中人覓貌類三兒者叫
呼堞間倭若不聞也與李府斃于鳥銃事相近
尚袞年十六能上三兒死事狀于直指蒙卹祠

云

周藩遊擊將軍也乙卯五月五日王江涇敗倭八
百餘人北渡浦從松往蘇藩追之至唐行鎮倭
伏民房窺軍半渡出擊藩赴水死而兵民死者
千人是年九月浙直官兵會擊陶宅之寇指揮
邵鼎姚泓生員于岳陷陣殺賊賊大敗乘勝進
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刺下三人皆死丙辰正月
叅將尚允紹擊賊于四橋死之時賊首陳東據
新塲爲巢寇盜充斥而允紹好鮮衣精鎧先士
卒倭物色之故及于難師印新安衛百戶也丙
辰六月帥廣兵追賊至青村得勝港兵潰力戰
而死

楊鈿上海城夫也倭攻城不克佯退暮夜以竹梯
倚城躡而登鈿大呼賊上城賊截鈿鈿墜壓梯
并賊墮焉守城人皆驚起磚石雨下賊傷退去
没于潮者六十餘人而城始全至今城上祠楊
鈿也

史鰌曰孔子稱戰陣無勇非孝也志士溝壑吾何

憾焉余年十歲時家有主爨老僕故守城卒也
道倭寇逼城下事歷歷猶能記之當童元戰于
南倉塲郡將嬰城固守倉卒不能具兵器至以
梨園甲杖揚威雉堞間焚厥倉燬戰艘烟火連
日夜束手而已幸韓通判一矢中賊而賊乃去
師百戶之陷葉謝孫省祭之死石湖橋皆以無
策應故又云葉謝之戰僧兵已斬九級邳兵嫉
之給之使前而莫爲應遂身死而軍潰馬家浜
之戰民兵方與賊鬪而邳兵鳴金賊遂乘之死
者大半當時士心携貳如此夫賞罰無紀駕馭
無術策應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慷慨以身嘗而
委肉餓虎之蹊悲夫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
伐而失事見報噤不敢戮一敗將潰卒令潰卒
生而忠者死是我所以吊忠鬼而太息也嗟乎
前事可以鑒矣

十節傳

嘉靖甲寅之變鄉邑罹鋒刃者幾萬家其貞婦烈
女就死不污辱者徃徃在田陌閭閻節竒而

名湮殆不可指數也傷哉偶檢梅樵山人西樓
襍記得烈而死者凡十人遂作十節傳

張氏文學韓洪謨似松妻也似松居郡東閩甲寅
倭來攻郡城入其家洪謨具儒衣冠擊曲迎之
欲勸以好生勿殺語未脫口倭亦斷其脣矣氏
號而赴被執子女號救其母俱死焉越二日里
中收歛見氏左膊已受三刃尚堅執下體衣不
解也怒勃勃如生云父老曰烈而慘未有如韓
氏一門者也而是時東郭有老儒陸野塘其妻

氏亦不屈節死故人爲之咏曰青血流天地
丹心照古今野塘巖下士一日遂知名蓋傷其
妻以節死而野塘至今傳也

陶氏南門四十保居民應奎女貧未嫁年二十二
矣倭至與其母奔避賊及之遂沉于河母挽之
出荅云兒不能顧父母遂入深淵以死而其隣
女張氏爲桶匠張經女聞陶死氏嘆曰嗟乎得
死矣旣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

王氏夏文學世勲妻也居八保葉謝鎮甲寅夏寇

經鎮夫婦奉其母偕弟妹同載而逃賊邀之于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投于河世勲與弟皆遇害獨其母存也

趙氏泗涇居民李之葉妻甲寅五月寇至家人逃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水淺不死賊蹇衣逼焉氏瞋目大罵死

張氏浦南化城菴居民譚三妻甲寅四月出奔避賊賊追及欲淫之執不從受刃于水涯之間

浦南朱氏二女文學明輔妹居八保寇臨境父兄

挈之逃抵瓜涇塘為賊追迫與婢秋香連結投

河死越三日父獲三屍于沙岡口手猶不解焉

秋香張姓

焦氏文學朱煥妻居浦南七保與家人避寇至黃

浦為賊追迫煥獨扶其母逸焦被執與子婦唐

相率投河賊怒亂刃死焉二子懋信懋謙奔及

亦死

張氏泗涇卑族也寇至其夫張仲珍逃氏為賊得不辱而死

陸氏婦七寶鎮居民陸台蘭妻賊至出奔爲賊所逼投橋下以死

史官鼐曰余傳十節後後有聞焉當其倥偬臨難抗五兵殘肢體凜凜九死靡奪者且無暇商度義理豈留意身後名光簡冊耶夫爲其名美而死之則義理之分別太明而計較利害重輕掣肘彌甚又安能須臾就義烈烈如歸哉士見危授命蹈白刃不悔者世人多樂道其事然而千百年不能書一二何也豈名之不足維持人耶

婦人女子不依名節義理而直依其本性故有百折不可回之全氣然則名不能入女子而乃以誤丈夫嗟乎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也行女子之信而丈夫矣烈不烈之名吾何論焉或曰傳其名以風世也

狼兵

客兵惟廣西狼兵最悍曰田州瓦氏兵曰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兵應調而來者五千名又有宣慰司土兵二曰保靖彭蓋臣兵曰永順彭翼

南兵日容豸田九霄兵而獨瓦氏并其孫男岑
大壽大祿先至督府張經以瓦氏兵配總兵俞
大猷屯金山衛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
擊鄒繼芳屯閔行以歸順兵及募至思兵廣東
東莞打手配叅將湯克寬屯乍浦令相機戰守
而永順保靖兵以四月二十日至會集倭四千
餘突犯嘉興叅將盧鏗督靖兵援嘉興俞大
猷督永順諸狼兵兵繇泖河間道趨平望扼賊
歸路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遂斬馘一千

九百九十有奇而土兵之力爲多當狼兵先至
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閑督府雅不輕以一
旅金注而郡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忍須
臾輒嗟嘆柰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來矯捷輩
糜犒餉噤不令發一矢也而狼兵故貪利睨倭
貲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當一戰是時夷情故
譎大抵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
馳出兵後即勁卒不能展其技擊督府姑令先
嘗之戰頗不利群倭圍瓦氏數匝殺其家丁數

人及頭目鍾富瓦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中所
乘馬尾駢爲倭拔幾盡浴血奮鬪而出馬上大
呼曰好將官好將官蓋憤當日諸將擁甲不前
救也夫集鄉兵爲嚮導合浙兵爲應援主客相
錯而後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鬪力哉政
須有待耳且日後平望之捷業見效矣而權貴
人竟以是中督府督府遠而狼土兵散無統鄉
之人又曰是實淫暴而戕我廬室也于是缺缺
無功而去然權貴人駕罪狀于督府謂瓦氏憤

不出兵自言千里峙糗糧來而袖手無尺寸勳
何以歸見鄉里故 上特諭禮部曰瓦氏効勞
被沮特犒銀三十兩幣三表裏以旌其勤按狼
兵部署法七人爲伍伍相爲命四人擊刺一人
割級所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敵一伍
爭救若沒一人必斬一伍其伍之于一隊亦然
戰沒受上賞臨陣摧敵雖不獲級亦受上賞斬
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
人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十出而九勝然

督府經故鎮廣狼兵實服其威名故檄而來經
既緹騎去而周琬楊宜輩卒莫能用也

僧兵

僧兵係山東應募者其徒衆少即習兵曰大造化
月空天池一舟玉田太虛性空東明古泉大用
碧溪等四十名皆稱少林僧俱持鐵棍長七尺
重三十觔運轉便捷如竹杖驍勇雄傑官兵每
臨陣輒用爲前鋒

嘉靖癸丑六月官兵擊倭于南滙僧兵四人死之

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
百人禦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
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偏視諸僧皆失色
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
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
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
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峯真元者乘勝
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或云倭奔匿民舍伏

壁間四僧輪棍入呼曰賊快出受死倭突從壁後出斫之俱遇害是日幾大勝而四僧兵不免則以貪級不設備故也甲寅二月官兵戰葉謝馬家浜諸地僧兵衝鋒頗多斬獲援兵不繼且不識地理遂前進陷于敵大有西堂天移古峯二十一僧皆死之乙卯十月提督諸公合浙直諸路兵進勦陶宅倭僧兵前隊直至巢門輪棍進破敵遇者即仆頃刻斃數倭倭詭將先一目所敗我兵服色器械扮作我兵忽繞出其後鼓譟混殺僧兵不知猶呼後兵接進而倭刃已及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僵尸滿田間見者無不流涕也悲夫將帥不知用兵而驅猛士爲賊所乘吾松之敗衄大抵繇此矣後僧兵骨官爲立石塔瘞于佘山

鹽丁

海上莫勅于鹽丁蓋其人以鬻販爲業所謂弛刑徒亡命是也此謂國家不用即作賊扞文網用之即兵矣吾松曹涇故多販鹽輩往年倭寇嘗

過其里見家有鹽包遂戒勿犯而去蓋倭嘗爲鹽丁所逼遁于海中小山鹽艘圍之數匝焚其舟絕其粒賊甚窘適他倭船至乃脫去自是大創矣故當時議者謂宜擇豪富爲衆服者使得部竈丁圍營本鎮以扞賊長驅云余猶憶幼時在外大父家見崑山潘秀才圓山者昂藏武健人也時已老矣而猶矍鑠譚禦倭事後余漸長外大父能述其詳云潘秀才圓山當倭亂時所收拾鹽場販夫凡百餘人同其飲食居處引爲親兵圓山善舞大刀其部下皆驍悍乘亂思功名自奮督府曹公邦輔愛而置之帳下與同臥起然圓山率諸販夫日徇于郊野中喜勦零賊不喜對大陣一日有販夫爲乞兒裝入賊地見賊會飲酒食羅列所攜黃白器備具販夫衣不蓋肘瘦而前作餒狀又遠望不敢近賊賊手招之販夫亦以手作怕刀狀賊搖手示無他意販夫乃匍匐往舌舐其肉吸其漿盡而去告秀才曰某所有賊聚飲可襲也且其黃白器多可攫

而有秀才乃持大刀率二十人往至其地群倭
駭散秀才頒酒肉飽二十人而收其黃白器俄
而群倭四面合圍吹海螺每一吹進一步勢漸
逼秀才大呼曰取我大刀來東向一掃而斃二
倭遂令三十人出圍而身爲殿時群倭素聞秀
才名不敢逼秀才乃從容去行路且半偶遺一
解首七刃秀才日得無令賊嗤耶旋循舊路拾
之歸倭亦退避竟弗追自後鹽丁屢斬倭級受
上賞而秀才以積功級軍門欲官之將受牒矣
會有弁以他事縛而杖于庭者百秀才遂決意
不就官督府問其故但曰書生無官以免辱也
再三強之不從督府乃朱書一券給之曰減此
賞銀一萬兩後秀才旣老且衰矣猶出督府書
以示人道當日事云

遣祀

古者有大事則禱祀山川禮也矧 肅皇帝奉玄
威以洗滌島氛海若有不效靈者哉松父老嘗
言是年倭船每出海颶風大作百艘全覆海上

被圍而潮忽漲渡濠真倭圍眼大顛黝黑而魁
悍者卒汨沒于隍塹間數十輩若天馘之美庸
非 齋宮虔禱應耶先是三十四年甲寅五月
上諭禮部朕受上天明命君主華夷東南欺
上有督臣不忠鸞勾北虜既誅經結南倭又作
是隣哉之義耶茲仰叩 玄威告于 太廟
二社稷神祇壇 先聖即日行于是明年丁巳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旨祭告海神先年文
華來江南有督視之 命至吾松以與總督爭

一公署有隙文華又因狼土兵至頗欲速戰微
一捷爲首功而總督不從旣劾之棄市而又會
蘇浙兵以勦陶宅寇仍敗衄至是遂以 祀海
兼督視來旣至松而海濱寇縱橫其巢柵星布
蹤跡往來出沒如織督察不能望洋將事也太
守方廉乃爲壇于春申浦上得勝港是日血牛
馬大會文武將吏戎服陪列三軍鎧甲執戈戟
樓船旗幟蔽天耀日侍郎文華乃登壇宣 上
命讀祝文以祭海之神其畧曰夷起東方逋逃

猖狂戕我東人傷我稼穡自丑逾寅今巳卯歲
天子震怒遣祀有勅有文龍章有禮秩秩有
鬼有神神不可測期佑王師元功是即殄彼羗
羗神功有賴海宇肅清神德維大是時將士踴
躍有敵愾氣而島夷亦漸知海上兵勁思望海
而遁不復如前橫行矣然文華怙寵爲分宜爪
牙而來旣陷一總督及浙撫于死而又劾曹督
撫檻車徵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賄德是聞
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夷所謂以亂止亂其
去幾何也史龔曰國家軍興之際當省事而省
官夫遣一使而郡邑兵革不暇治顧且力疲于
供帳廩餉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顛倒
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也慎之哉
已事可鑒也

三太學

倭之變蹂海上諸鄉鎮慘矣穴于柘林穴于陶宅
穴于乍浦而逸遷出掠近地群倭每日雞鳴起
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

視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
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
亦有二三人一隊者真倭每隊不一二輩舞刀
橫行人望之股慄引頸受刃矣薄暮仍返其巢
是時太守方廉令沿海居民聽其募壯丁自衛
或遇賊格殺之官具功令視軍兵臨陣斬獲賞
于時川沙喬太學鏗募鄉兵四百且出已貲輸
官爲築城鄉人賴之喬故素封而又有勞兵間
性不善下人見巡行御史或應對失恭敬而諸
將思中之御史怒杖之庭下竟憤死至今土人
言之爲流涕也新塲有盛太學濟時募兵二百
皆海上販鹽精悍之士號盛家兵有家人盛廉
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
傾一石即赴敵嘗單騎入倭陣殺三酋而歸一
時斬獲頗多後濟時錄功宜爵百戶辭以太學
資選北城兵馬轉山東青州府判致任矣而潘
太學元募兵三百當時邀零賊出劫往往擊而
殺之然元先期死功無表見官亦不紀其績也

嗟乎倭躪入海濱而海濱民不知鬪望風先潰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孰知却立而竟可不死且直前格鬪而可以取首功者耶故爲桑梓禦亂計莫若團聚鄉保人自爲兵然非豪富有大力者孰能治牛酒厚餉而號令之耶故海東三太學者可紀也賞不酬勞悲夫聞其時又有新塲倪太學行頭閔廩生亦竝團鄉兵禦賊云張子曰余讀徐長谷先生喬君墓志而傷心焉其言曰今世武弁習于玩弛其視死甚

重而出身犯難乃屬之鄉井無職事之人輒又蹈瑕伺隙而中傷之嗟乎其不堪滅此而後朝食宜也當倭夷寇東海上時棲泊川沙窪而巢于柘林乃柘林以東睦谷陔陘溝澮鉤聯雖蜚躡超距材卒遇賊莫騁也而一時徵諸諸郡國善技擊者若南楚之飛標青齊之戈鉞處之狼筈定武之射䟽皆有材官蹶張之能一入其境而肘腋輒廢地利不習而用失其長故也團結土兵之議自喬太學倡始而遂身先任其事伍

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明約束厚資遣廣間諜而斬馘無虛日寇巢不自安而轉徙平湖不可謂非土兵敢戰力歟撫按上其績 欽授冠帶再受白金文綺之賜而本兵議起家授之官乃竟有疾視中其旁者而辱以憤死功名之際難居哉夫士樹素封而倔起田舍將就公車徵斯亦古今所通忌矣三太學雖有幸不幸然余不具論第攷論其槩爲團結土兵著功狀如此

三辯士

譚言微中可以解紛士能憑三寸舌蹈不測之淵投會導窾排難息兵所謂賢于十萬師者可尚也以余所聞吾松說陶宅群倭出境往舊巢則有蔡忠恕忠恕閩人也號玄谷流于松亦不詳其何來官募其謀于賊諭賊往巢出海忠恕請行先遣其家伴閩人往賊巢作鄉語漳泉人聞其鄉人也出與之語其人爲好語曰軍門使我蔡蔡公來欲與汝酋長會話允則刻日而至遂往通之賊首陳東許明日午時相會備米四十

包枯魚十包如期遣人運于翁姓民家與賊與
話送之蔡忠恕先至入坐令人諭賊釋兵器入
見如諭而入蹲踞于地爲作禮狀諭其窟于此
非久安地今軍門欲開汝生路不若仍往柘林
舊巢假汝艘縱汝出海去毋客死他鄉也賊竟
唯唯受魚米越二日仍往舊巢而陶宅安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先言幼時常識其人自言
受胡少保命爲徐海謀事甚悉當是時有贊畫
周述學者爲胡公謀遣間使說徐海歸順而華

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中變欲
殺錦而錦以譚笑利辯得脫竟擒海云余考海
防書載華莖莖與錦音類而又作華童而今遂
不復知有華錦矣豈錦名不傳耶抑別有童華
耶或云童華通事也當徐海圍桐鄉胡少保在
杭無他兵可遣援乃與中書羅龍文謀欲用間
以紓時急而華適至遂詣海所勸海歸軍門樹
功圖顯榮海固唯唯而陰與華曰柰費倭人金
且數萬何華曰易耳胡公大度更立功豈直數

萬金已耶海遂投降券于華而解桐鄉圍去既而兵逼塘棲華馳問則曰倭人金無償也華曰挾兵要重賞謂款何第出海而須厚賞償之海乃退屯李港而遣其弟洪來質後陳東麻葉旣擒而海勢孤旋中悔陰爲死鬪計則童華與羅龍文又往且諷使入見龍文宿其營中安寢海以足躡之曰此虎穴何酣睡也龍文曰我爲爾百口且不顧爾乃心持兩端耶海曰聞趙必欲殺我柰何曰此趙公初意而今則否矣且欲爲

爾題封爵專提一旅捍海上寇爾可無一往見耶我京官且胡公戚也爾弟入見我質爾營中海遂刻日往後出而趨趙語龍文曰諸軍門非忘情于吾者吾禍終不免也官兵旣四集海偵知之欲謀拒自全而華又往解之海怒而迎華曰吾以爾言而結怨諸倭今吾旣降而復徵兵漸逼何耶叱左右縛之將殺之華大笑不止海曰爾何言華曰吾笑爾不識人耳軍門爲爾備陳黨故兵壁于郊爾柰何生心乎海問計乃教

之請沈庄居陳黨而以東偏自居後二黨相仇殺以至于滅者童華方也張子曰余訪父老言記蔡忠恕繫松故事華錦繫松人也因憶胡總督所使說王直者有蔣洲陳可願二人王直者賊之魁柘林賊如陳東徐明山皆其黨誅直而群倭以次授首矣故并記二人蔣洲陳可願寧波生員也當嘉靖癸丑上海周浦諸倭猖獗蔡都御史克廉以可願爲募客計欲行間以離其黨士民疑爲誤用奸細遂止後可願歸閩竟與

洲捧檄使海外誘擒汪宜收游說之功云先是海商汪直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爲調度沿海殘破無寧歲總督胡宗憲奏遣使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實欲行間牒購致王直也廷議是之乃令布政司爲檄宣布德音募能使者蔣洲陳可願請行于是以市舶提舉服色克正副使以往渡海至其國五島地方偶遇賊養子毛海峯在焉兩人以移諭事告之遂引見直諭以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

之心直爲感德然雅不欲國王知也謂兩人曰
夷意在求互市而已旣 朝廷有命吾黨爲若
圖之國君孱不能令諸島須歷各島諭之亂可
彌也遣毛海峯輩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數月
海峯來實伺中國虛實及當事待直意若何耳
而總督故示以厚待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爲之
奏請賞賚優厚海峯還報直始挺身來謂市舶
可通而身爲諸島夷盟主然猶挾倭數千而觀
望海上兩閱月洲與可願反覆說之又携貳其
黨始入見軍門于寧波而生致之斬之市傳首
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然御史趙孔昭劾洲專
命往使不達其國謂爲直黨惡論死詔獄巡視
軍情卽中唐順之謂不赦蔣洲將來必以使絕
域爲諱而阻宣力報效之心復奏釋之二人者
其膽力宏辯再造江南可尸祝也故記三辯士
兩孝子

居恒而論孝庸常人事耳吏不墨而女不淫寧云
奇節哉然習所豫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故論

忠孝而要之于死白刃之際見天性也怵于內而喪于外吾曷稱焉夫兩兒戲于沙上虎至見不懼而虎亦不傷心不動故也若兩孝子者不惜一死以丐父命而竟兩脫于虎口豈天相之耶抑其心不動故悍寇不得而傷之也夫出乎性矣雖蠻貊亦可格焉誰謂誠不能動物哉紀兩孝子

李孝子安祥上海沙岡望族也倭巢柘林出掠沙岡而驅孝子父以去孝子挺身尋父于賊中然私念我往萬一失賊意即受亦無悔柰吾父何徧訪隣父老曾沒于賊還者或告之曰賊喜近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輸音近也或又告之曰嘻抵巢而覓父易得耳柰賊鋒布野將無虞叵測哉孝子收淚謝曰見安之矣且無父兒寧能獨生遂儒服抵賊巢賊誰何之則曰我識字人父被掠故以身贖也賊酋見而喜得其父名于俘籍中亟出之令父子相見且爲設美飲食而父痛其子冒萬死來輒涕泣不食孝子顧

加七箸跪而勸父食酋長睨而益敬之居數日
令其黨以一令箭先護其父歸而孝子留賊所
爲之登紀所鹵掠玉帛數久之厚贈孝子而還
之也孝子廩于邑庠學使者耿公表其門曰至
孝感夷後以隆慶改元恩貢選登己卯榜鄉薦
知滄州子及孫皆列科名也孝子號見汀

高處士承順少有至性居母喪躄踊絕復蘇小祥
猶瘠甚及禫而不近酒肉父轉漕京師遭危疾
孝子晝夜禱于神父忽夢大士投刀圭而病蘇

歸途遇大風公擁父叩船顛天風忽定倭夷亂
海上郊居倉皇奉父奔郡城猝遇寇露刃向父
公以身擁蔽叩頭流血請代寇亦義之曰爲孝
子丐若死猶掠以前驅濟河水勢漲公極力肩
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遂釋以去也夫
動神明止風波息彊暴至矣哉其孝思不匱者
乎而相傳倭焚郡東閨時見三節張氏門閭衆
方舉火一倭搖手曰好人家勿火也然則島夷
亦慕義有至性矣

三丐見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躡捷善走死地甲寅倭亂應募方太守令調賊數挾利器泅水遇賊舟鑿其底沉之又時入巢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太守頒銀牌犒之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愁慘色後方守開府江南訪之得之寺中伽藍祠下召令領犒

金仍笑不受與飲食則忻然謝而去竟莫解其誰何人也夫出萬死中排大難成事而長嘯謝富貴弗居豈東海貧兒中有魯連先生其人耶嗟乎人生能着幾兩屐得日一飽酒肉足矣意二郎固別有深情也

穆一郎朱夫亦松之市乞者一郎能以五色粉墨塗其面漆身為癩行乞賊巢中賊或設飲食一即遙望睥睨賊招之則搖手作怕死狀賊亦舉手作勿殺狀招之來啖以酒食一郎既酒飽乃

匍匐去盡知賊在某所衆寡何如某地可設伏
襲擊也聞之官官兵乃往殲之又與朱夫懷毒
夜潛入賊巢納毒于井取井旁磚石爲號賊飲
井水不即死惟瞠目不語若癡狀土人通賊者
告賊疑井有毒勿飲更汲飲溪中以故中毒不
甚深三四日或幸無恙矣毒恐太惡即死則不
食少緩可中毒多也然而賊亦間以是多死焉
此兩人者皆能用詭以銷賊焰不可謂無益于
數萬兵也故曰戰勝于謀則乞兒屠夫皆可以

備行陣

三腐儒

古之敦龐今之專愚也然執其所見雖生死不能
易之夫士固有稱先生引義理蹈咫尺不苟且
屑越者涉危地如游康莊焉其不幸不能樹亮
節名稱不朽奇也要其始終一行寧正而斃無
詭而完即古烈士之不二心何加焉而世俗姍
笑之悲夫述三腐儒

張盈隅先生唐行鎮老儒也倭掠唐行居民望風

竄家人呼曰倭至矣時盈隅方端坐課其孫讀讀已未覆誦也徐令琅琅覆誦聽之畢家人呼愈急曰倭且來速往避屋廬且受焚也盈隅乃入祠堂潔盤托奉神主會天雨地汙泥則又躡展兩手擎祠主甚謹鶴步而出倭見大笑反退舍任其所往既倭去仍返主于家

東門韓文學洪謨號似松爲人好古衣冠非法不言非禮不動倭逼東門城外民各東西竄洪謨戒家人無輕動吾且勸諭暴客爲良善勿好殺也肅章縫服出門迎之竟倭鋒甚銳刈人如草菅洪謨擊曲好謂曰若奈何慘殺傷天和語未脫口倭揮刃斷其腰因入其室妻子皆被殺妻執節見十烈傳所謂東海黃公持赤刀符呪降虎虎食其肉狼籍道上去者也

青村一叟陳姓者亦老儒倭夜破南城入居民爭北門出鳥獸竄矣叟獨整衣冠端坐中堂不動倭入叟睜目叱之遂受刃于坐惜失記其名然亦可謂不徑竇方正君子也張子曰古人稱好

學近乎智然後世學問之士偏能居錚而苟全
以自託于智多豈學不由生質耶夫質有其學
則聖人無死地矣然而必死者正也城陷而尚
召家人爲兒子行冠禮厓山草創朝廷旦夕堊
海澳而日書大學勸講彼臨死地而安且定故
履之若平時夫令三宿儒當此其能不亂生死
一矣而後生輩遂指爲腐豈非以其質固純篤
渾沌耶然當日攘攘逃生者後竟何濟而後知
三腐儒死可也不死可也

二忿詬

郡西有一老隸卒與其隣譁而詬鄰故擔夫豪也
隸旣豪於隸諸隸從之擔夫亦豪于擔諸擔夫
群赴焉然兩家竝隣于秀南橋衆隣解之盛氣
弗下也隸之徒曰我儕供事郡堂皇而么麼汗
血廝養乞升合米活者何能爲擔之屬曰我輩
雄於市久矣唯唯讓一殿呵牛馬走不幾淮陰
市之辱哉一日分隊而期于秀南橋上隸之徒
東北擔之徒西北兩家各面證其曲直狀其屬

各蜂起戟手而佐舌鋒俄有從北來者呼曰倭
至矣鬪語初酣不聞也已又見喘而奔者曰倭
至矣鬪辨如昔既有帶刃傷而匍匐至者纔屬
息曰倭已殺人蔽野矣兩家之徒駭而走其老
隸與擔夫尚言某事是誰曲直某事是誰短長
兩不承竟刺刺不罷語未脫口倭至隸之脊斷
擔亦受刃于圯下其徒竄而避者倭四面掩殺
之是日屍填城外烟火絕沿郭者數日幸任兵
憲力戰而城完郡史氏曰隸若擔之爭也衆各
隲其豪以求雄耳何知仁義腰脊分處血肉淋
漓而羣黨亦逃一死不可得嗟乎誰爲雄誰哉

一酒徒

長橋南一賣酒翁每酤其清美者于人而甕底濁
醪則貯之別甕沈其粕而澄之滿則舉甕吸之
如引大斗一日甕頭濁醪盈矣翁方提甕出路
橋上將快飲有人從後呼曰倭來矣且避翁徐
飲自若曰倭來無妨也既又有人呼曰倭已在
後翁舉甕而曰縱令倭來也我須盡此一罈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從後揮刃截爲兩段上截二手尚擎一甕唇向
甕口衆倭大笑嗟乎偏嗜之癖能亡其身此豈
可爲醒者傳耶夫嗜功者戮于功嗜官者敗于
官嗜黨死于黨狂藥之中人寧獨一酒翁哉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五

華亭張鶴世調甫纂輯

遼夷畧叙言

余自庚申十一月歸途撰次遼夷畧記其種落住
牧及市賞諸處蓋得之周中丞毓陽全遼圖底本
中頗詳而核今者遼瀋新陷朝議紛紛無定畫甚
有欲棄河西而守山海者夫河西棄而山海安能
守此不待智者知之也竊私嘆國家纔失一隅之
地動輒四顧張皇便思縮地自固別無他策此其

病在我先自弱視奴太强我先失中國之勢而遂
視奴為不可制之敵國不知奴於眾夷中不過彈
丸之一種耳操縱而顛倒之線索原在我中國之
手晁家令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技也請就
遼夷畧中考論之夫從來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
骨於地信然而爭虎墩兔憨為西虜帝然累歲思
邀我貢市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
肯坐視奴帝遼陽斷其市貢之利乎且以寧前而
論之其革蘭泰之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齒而領市

賞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也以廣寧錦義而論之其
土蠻憨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齒而領市賞則鎮遠
關也其鬻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齒而領市賞
則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
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
齒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鬼麻一種凡五枝小
反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
鎮遠關耿耿反青青反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市
賞亦大康堡也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共十八

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把伴一種入於泰寧
凡二枝共十六酋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泰寧諸
夷虎喇赤一種五枝長男速把亥一枝凡二十二
酋直廣寧海州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則
鎮遠關也其次男抄花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餘酋
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至萬曆四十三年遼陽長
安堡新開木市而西自廣寧東至遼陽境外遊牧
絡繹是虜亦以木市爲命矣至於虎喇第四男伯
要兒一種凡五枝共六十餘酋對遼瀋開鐵正北

而市賞俱在新安關今沒於奴則伯要兒部下六
十餘酋之市賞絕矣惟福餘夷弱而久不入市海
西南北關夷爲奴所併而不開市則今日每年數
十萬兩市賞固諸酋所戀戀而不能捨者也諸酋
利吾市賞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鍋口等物皆彼夷
日用所需而彼馬牛氈革非與我市則無所售然
則遼陽一帶寔西虜所資以爲生料西虜亦決不
利我失遼陽而令奴得之也今伯要兒已無市賞
之利而思逐奴矣抄花亦且爲我守黃泥窪以拒

奴矣誰謂西虜肯令奴得土地而已失市賞哉挑之使鬪亦彼各自爲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此一着可使夷動而我靜夷勞而我逸我修備修守而徐乘其敝寬民力定人心以爲恢復之計若夫海蓋諸逃民在海島中者皆我百姓決宜安插各島中設官以統之令山東爲之接濟使安插共守以相機會爲復海蓋之後圖移咨朝鮮整兵以擾其東境而通貢道又見奸細藏于兵部提堂中恐此輩埋伏伺隙者不少託何神叢意將何爲危

哉危哉當事者不得賸賸如夢余是以刻遼夷畧而僭題數言以告寔心爲國者採而行之若夫捐廣寧與虜而守山海者亡國危君父之言也思之心悸股慄更有言所難盡者先見早防是在赤心大老刻刻畱意如對大敵可耳近見中州藩臬諸臣棄官而逃則又惴惴寒心細思今日之勢苟非徼九廟神靈呵護社稷誰復有拋命擔當擁衛我聖人者暗想真堪痛哭何暇寇在門而室中日日諄詬也時天啓改元辛酉孟夏日題于讀

遼夷畧

寧遠前屯諸處踞塞外者曰朶顏其酋曰革蘭泰
八子自長子影克而下二曰董狐狸三曰獐鬼四
曰都令滿都不賴五曰兀魯斯漢六曰猛首大七
曰賊毛鬼八曰阿只孛羅影克頗忠實能約束其
部夷先是兀魯斯漢長禿爲邊患影克對漢使言
願漢關吏伺其索賞關下幸速除之無敢怨其後
土蠻首難影克爲其耳目竟被兵死生三子長曰

貴英又名長昂卽專難屢犯屢撫不能如影克之
世矣生長子伯洪大次子狹暈大伯洪大物故而
五子存曰哈喇木什曰耳周什曰文布刺麻曰速
卜得曰遠旦狹暈大存而有長子胡喇亥次子刀
兒吉計七枝而擁兵約五千影克之次子曰耿奴
故而有子曰鱗金他不能曰孛只他不能兩枝之
兵約二千影克之三子曰杜龍一枝之兵約一千
蓋影克一派凡十枝而控弦之騎不下八千人也
董狐狸連結族黨數入寇旋叩頭乞哀就撫賞矣

而反覆如初有九子長曰伯言莫賴一名伯彥孛
來入寇死關下次曰把來氣曰把來都曰鱗固大
曰二兒曰一那赤曰把塔兒曰明暗那木曰老
思計董二狸之派九枝而約兵二千餘騎不能當
影克之子孫四分之一也獐兔一名長禿數犯邊
後邊人生致之以長昂叩關求贖免然旋盟旋背
矣當是時中國悔不用阿兄影克言先殺之爲快
獐兔二子曰打木曰打火而兵亦千餘則又孫干
董狐狸諸子矣都令滿都不賴三子長曰兀魯伯

戶故而有三子曰阿哈賽曰阿只布而擁騎約二
千次曰兀魯孩廝故而有四子曰伯言兀曰伯戶
曰伯亥曰伯托約兵二千餘三男曰老撒擁騎亦
千餘滿都不賴凡八枝而騎卒亦千餘人矣兀魯
廝漢初依兄影克受漢撫賞然後背恩入前屯爲
患故而長子曰土只他不能次子曰孛收凡二枝
而約兵千餘則又孫干獐兔二子也猛首大故而
有三子曰哈木戶曰那木賴曰那木賽賊毛兔之
子曰板大兒曰阿主戶而五枝之兵數未考想不

似諸派之強也阿只孛羅之子曰伯牙兒曰伯言大而兵約五百餘騎豈長子先出者強而諸子後起者弱耶然總是一部去寧前中後左右塞四五百里其撫賞也由高臺興水縣二堡馬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歲入貢加賞賚作我藩籬為塞外耳目如傳報有驗為邊吏得首功者擬遷秩視漢吏矣然自長昂董狐狸反覆以來大率西就賞而東寇掠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要挾無厭而國門外寇如雲矣余出塞問近日遼中

虜情土人曰夷性狡而實利我賞昔年大入邊歲苦之然每入亦輒不利去今以戀市賞漸寧息矣而時小入為寇偷我兵捕而殺之則以為殺屬夷及邊將責問而彼此相推避不肯吐實此其所為叛服靡常者又其因東事而擁眾挾賞時時有之則在

朝廷威信道將權畧能駕馭耳然總不出一撫賞羈縻也余過前屯有竇副將軍承武者通敏有機變人也其撫屬夷坐之堂下好飲食之諭以効款

護邊受上犒不然且誅殺諸夷脫帽稽顙唯唯其
曰夷人重信我先之以信便可保他無變更只如
許之牛斷不易之以羊許之以賞斷不少更易若
絕其賞予斷不輕與之而大抵褒獎與進之意居
多又時示之以不測玩之如掌上雛今其不仰飲
食于我不可得此撫夷之道也余聽其言乃知忠
信可行蠻貊非浪語耳彼弁流解此意便堪作上
將矣

自寧前而東我邊地漸廣則廣寧錦義諸堡矣踞

塞外者皆朵顏諸部也其酋曰土蠻憨號老王子
九子自長男扯臣憨而下曰委正黃台吉曰額參
台吉曰鎖迷台吉曰及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
官兒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兒寨台吉今
諸酋皆虎墩兔憨約束之牧地直廣寧去寨十餘
里而市賞皆廣寧鎮遠關扯臣憨之長男曰莽骨
速台吉卽虎墩兔憨之父也二子一爲憨約束諸
部而次日抄兔黃台吉兄弟約兵三萬餘騎矣次
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脫脫亥其騎亦有五

千此莽骨速之派爲獨盛而制諸部也虜中稱慙如稱帝委正故二子長伯言次伯言大而約兵三千餘額參台吉故僅一子曰召克太絕矣鎖迷之子長麥力根次哈大亦擁騎二千餘反青之子二日孛賴曰黃台吉俱在而孛賴二子長扯扯台吉次張台吉黃台吉一子曰噶兒罵台吉亦擁兵約二千餘騎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敗約兵千騎耳其莽官兒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兔亦約兵千餘騎卜言太存有二子長色今次拱赤三把兔兒

而兵數亦與琵琶同彖阿兒寨存生子四曰扯扯阿敗曰王兒寨曰拱革曰班台擁騎三千餘而視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計土蠻之派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慙慙兵不下三萬而合諸酋兵又幾二萬是以爲土蠻之種強也

按土蠻故胡元裔其父曰打來孫土蠻崛強自負爲俺荅君長而俺荅先入貢封王爵意獨戀戀挾之以兵二十年恐喝塞上竟不可得老而厭兵死矣猶缺缺曰他豈不漢子而我老婆乎以故諸子

分部驚然起大率爲挾封貢也然而俺荅子孫至今長王胡中則亦護邊之明効矣直廣寧西北而牧離邊約七百餘里市賞亦由鎮遠關者其酋曰鑿塔必故而生十子曰腦毛大黃台吉日以兒鄧曰扯臣台吉日青把都兒曰速克赤把兔兒曰卜言兔思扯赤台吉日額兒得你丑庫兒曰阿民台吉其第十子曰拱兔者對錦州西北邊五百里而牧其市賞在錦州大福堡馬腦毛大始爲薊門撫夷後以寇遼故挾市廣寧關下遼人竟弗許腦毛大之長男曰桑阿兒次日縮闌而控弦之騎幾七八千以兒鄧故而三子曰麥力根反青曰宰桑台吉日桑阿兒寨而控弦之騎五千扯臣之子曰卜言反兒曰赤勞亥曰大成台吉日色令而控弦之騎三千若青把都兒故而三子曰反青曰滾木曰把刺四氣速克赤把兔故而三子曰把兔兒阿敗曰宰桑曰石計兔卜言兔故而四子曰耿耿台吉日隱克曰門克曰果木三部各擁騎二千其必扯赤故生三子曰花台吉日汪台吉日滾度參千騎

耳而額兒得你丑庫兒亦三子曰汪台吉刺麻台
吉曰鎖關安兒其阿民台吉在止一子曰班舊兒
二部約騎兵各二千餘獨拱兔一枝近錦州邊者
五子長以見度赤次刺八四氣三色令四果木五
刺麻而約兵五千也蓋駿塔必十枝凡三十二派
而腦毛大拱兔爲強

離廣寧西北邊八百餘里而牧從鎮遠關市賞者
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爲打來孫第四子嘗佐土
蠻挾我封貢而邊吏弗予大委正故而長男阿惠
以入犯右屯中神鎗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
墨力台吉其兵騎無考然大約今爲孱虜不似大
委正時矣

離義州正北邊千餘里住牧而市賞仍由鎮遠關
則有克石炭一枝克炭爲孛只第五子數爲寧前
患而挾封貢生三子長男扯臣黃台吉次男捨刺
台吉三男討討敗台吉三子各有二男蓋六派也
扯臣生長子扯扯箇次男章兔兒捨刺生長子郎
索次子脫力打刺漢討討敗生長子姑什次子木

素而三部擁兵騎約七八千按先朝土蠻諸夷部
屢犯挾賞而當事大臣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
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也前輩謀國慮
遠矣至于今何遼人之不習兵而設防奔走無虛
日哉

鬼麻之枝有五其派十有四直義州大康等堡四
百里而牧從大康領市賞者長男都令小及青也
直義州西北邊五百里而牧從鎮遠入市賞者次
男額參委正也額參卽乃蠻直戚家路大定大茂

等堡四百里而牧仍從大康領市賞者三男昂暈
台吉四男青及青五男石保赤丑庫兒也鬼麻故
而五男獨石保赤丑庫在耳都令之子二曰率闊
卽打刺漢台吉曰色令台吉有騎約五千餘乃蠻
七子曰專難卽把鬼兒曰占太卽莫力根曰滾度
參卽黃把鬼兒曰抄鬼台吉曰那木赤台吉曰色
台吉曰脫趨台吉有騎亦約五千餘耿耿止一子
曰昂暈台吉兵亦僅五百餘青及青之子三曰千
里台吉曰土計台吉曰敖漢台吉兵亦約五六百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五
餘而石保亦止一子曰額參大兒台吉兵亦僅五百餘大約都令乃蠻二派稍強而皆奉約束于虎墩兔憨也

離廣寧鎮靜鎮邊鎮遠等堡三百餘里而牧其市賞仍由鎮遠者有五路卽卽台吉故生七子曰扯勞亥曰花台吉曰逞吉兒曰把敗曰瓜兒兔曰宰賽曰委正而七子分爲十八派其帶甲控弦者大約滿萬而獨馬少不便鳴鏑而馳也扯勞亥之子四曰民暗台吉曰討討亥曰鎖懦曰桑阿兒寨花

台吉之子二曰莽哈大曰莽官兒大逞吉兒之子六曰苦賽曰土妹曰苦參得兒曰卜艾曰民艾曰卜言兒把敗之子二曰那言脫骨曰打來台吉瓜兔兒之子一曰卜言台吉宰賽之子一曰卜言大台吉委正之子二曰噶兒罵阿大台吉

朶顏衛夷酋有把伴者先年捨至抄花營配抄花妹公吉阿亥爲妻遂依泰寧而居受其驅使其牧地在廣寧東北離鎮靜鎮安等堡三百餘里而市賞由鎮遠關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長花大次孛

兒敗俱死花大之子四長煖赤次伯言鬼三伯言
他不能四伯大孛兒敗之子三長莽金兒次敖毛
鬼三孩四煖赤存生三子曰伯青鬼曰奴兒木曰
色忒兒伯言他不能存生一子曰毛起炭蓋花大
四子而分四派也莽金兒戮矣而敖毛鬼孩四俱
存敖毛鬼四子曰專鬼曰莽官兒大曰莽惠曰黃
官兒孩四二子曰色令日夜不收是爲孛兒敗之
派凡六也夫把伴一枝雖屬抄花調度而仍係朶
顏夷種其不屬泰寧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寧夷

酋中

泰寧衛之夷酋曰虎喇哈赤故矣而生五子曰速
把亥曰抄花曰歹青即伯要兒曰委正曰兀班其
直廣寧鎮遠鎮寧鎮武西平海州東昌東勝邊四
百餘里而牧由鎮遠市賞者速把亥諸種也虎喇
哈赤之先大父魁猛磕嘉靖中嘗入我刺梨山至
速把亥益慄忤擾邊上無虛歲後以六寇鎮夷堡
爲叅將李平胡射死斬其級死時尚披戴盔甲臂
手級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長卜言鬼無子次

卜言顧有三子其二男把兔兒有七子焉二枝分
爲十派也卜言兔一名柏彥務胡人名多訛音也
卜言兔傷父死與其弟把兔兒枕戈飲血而思蹂
塞上以相當後塞上禦之歲苦矣而把兔兒以鎮
武堡箭傷竟死其死之者董將軍一元也卜言顧
三子曰都令即額參台吉曰額木素即矮耍世
曰古路不四把兔兒之七子長曰額伯革打黃台
吉次日阿把兔兒三日榜什台吉四曰色特兒五
曰卜兔兒六曰昂阿七日昂奴而都令之子二長

毛起炭次抄四乞額木素之子一曰搜四古路不
四之子一曰串木素凡四派皆卜言顧之種額伯
革打之子三曰色令曰速木兒曰翔弄阿把兔兒
之子一曰色令傍什之子一曰翔闊色特兒之子
二曰矮耍世曰把慶卜兔兒之子一曰噶兒罵昂
阿之子二曰阿兒塔什曰那木兒昂奴之子二曰
撒鷄曰色利凡十二派皆把兔兒之種諸夷部約
擁騎萬五千而皆受調度于抄花

其直鎮武西平東昌東勝長靜長安長勇平虜諸

堡而牧從鎮遠關入市賞者抄花諸種也自萬曆乙卯遼陽長安堡開木市而廣寧鎮遠以東遼陽以西塞外諸夷落往來遊牧無禁矣抄花一名抄哈一名抄花隆萬間與妹夫花大為黨而圖報其兄速把亥之仇歲苦我邊然亦屢屣受傷幸免捕誅耳而至今抄花諸種為強抄花生九子長襖八反青次日把敗三日額參四日刺八時氣五日反安兒六日端木度七日卜塔什利八日本卜太九日囊奴九子之派又分為二十六強矣襖八反青

之子三日色令日骨令日我兒着兒把敗之子八日桑阿兒賽日噶兒罵什日色令日勺葉日勺失口閱太日倒兒計日昂阿額參之子四日色令日夜不收日伴兔木日翔開刺八時氣之子三日虎必按刺麻日古路木時氣日于計世反安兒之子三日長昂阿日打敗日把氣端木度之子一日滿都失利木卜太之子一日毛起炭囊奴之子三日以克昂阿日把漢昂阿日額力克昂阿是皆抄花之種也今抄花尚在而計其諸部落兵蓋萬五千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五
騎馬

直遼瀋平虜正北四百餘里而牧者虎刺赤第三男及青卽伯要兒諸子也其牧地名猪兒苦周一帶直瀋陽鐵嶺六百餘里而牧市賞仍入開原新安關者抄花第四男委正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一帶直關鐵西北七百餘里而牧仍入新安關市賞者抄花第五男兀班諸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戶兒大漢把都樓子然夷性狡矣時欸時服寧有常哉伯要兒故而生五子長子者卜兒亥也生八

子曰莽骨兒大曰得固革兒曰哈兒寨曰卜塔習刀曰所南曰長連曰莽骨速曰莽骨而共約兵三千餘騎次子者耳只革也故而生四子長曰鎖難次日卜塔利力三日鎖寧四曰賴卜哈共約兵千餘騎耳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長曰卜塔赤有騎千餘次日及安兒有騎五百餘三日伯安兒亦有騎五百餘老思三男總二千騎矣四子者卜兒罕骨也故而生二子曰把拜台州曰火把台州約兵千餘騎五子者額參大也生四子曰鎖迷曰

那兔曰那速戶曰撒哈兒而約兵千餘騎計伯要兒之種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時爲遼瀋間患苦矣委正故而生四子長以鄧兒次脫卜戶三脫退四小老思以鄧兒故有十子長曰捨刺把敗而有三子曰果兔兒曰把什漢曰刺把什擁兵千餘也次男哈刺把拜故而有五子曰刺伴曰刺什氣曰什伯兔曰反青曰桑阿寨而擁兵亦約千餘騎三男粧難生二子曰得勒草兔曰色捧四男粧兔有二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苦利而擁兵各五百餘五男小耳只草生二子曰果木台吉州曰反安台吉六男伯倍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丙兔生一子曰三襖兒而亦約兵四百餘八男火把台州故而生一子曰抄花約兵三百餘九男把禿男亦約兵三百餘十男奴台生一子曰昂草台吉而約兵三百餘委正之次男脫卜戶者故而生二子長孛羅大次打刺漢台州約兵四百餘委正之三男脫退故而生一子曰反青亦約兵三百餘委正之四男小老思者亦約兵四百餘蓋委正四男而

分二十三派矣兀班故而生二子曰莽兔曰伯言
兒莽兔之子七曰莽骨大曰比領兔曰伯洪大曰
刺把什曰刺把太曰所宰曰色崩伯言兒以入犯
高平被傷死而其子宰賽生三子于萬曆己未秋
七月爲奴酋所獲其長男青台州次男瓜兒兔三
男海來兔有兵一萬五千騎強矣而不虞奴之乘
其後也至今奴質以餌其部落云

福餘衛之夷今弱矣當萬曆丁亥戊子間勾西虜
爲開鐵患亦中國一疥癬也乃竟爲西虜所殘弱
而避居混同江江離開原邊千餘里其久不赴新
安關領市賞積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
長徃四兒次撒巾三錦只卜阿徃四兒故而有子
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柰曰卜敖而約兵
千餘騎也撒巾故而有子生卜兒炭亦擁兵千騎
馬錦只卜阿故而有子生兒者阿故生一子曰土
門二約兵三千餘騎夫恍惚太土門二皆曩日引
煖兔伯言兒爲邊患者然總其部纔五千非附會
西虜烏能狼突而訖塞上哉

海西夷曰北關曰南關北關酋曰祝孔華塔魯木
衛都督僉事也故而生二子長曰台出襲祖職次
曰捏你哈皆故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仰加奴
二子皆狡引西虜爲邊患被剿死而逞加奴有三
子其長子卜寨搶建州被殺卜寨之長男則白羊
骨襲祖職者也其次男卜兒罕骨在一子牙木台
州皆住野黑寨離開原鎮北關五十餘里耳以逞
仰二酋大劊故弭耳受戎索由北關貢市領賞焉
且倚我羽翼以抗奴我開原失而北關因陷于奴

乃我亦失一外藩而奴更証也建議者以爲借關
原與北關以拒奴然不思逞仰二奴昔日何狀而
能保白金之不爲肘腋患耶譚何容易也 按北
關仇南關而猛骨孛羅遂其就建夷羅網人皆謂
滅南關者建州而不知滅南關者北關也南關滅
建州寢強北關于是漸弱相構未已棄弱隣而來
強寇詎非逞仰那卜四酋爲謀之不滅哉然則滅
北關者非建州而亦北關之自滅也已
台出之次子仰加奴亦以逆剿殺而生五子長曰

那林孛羅故次男金台失領兄兵生一子得勒韋
台州仰奴三男曰賽必兔四曰阿力木皆故矣五
曰土木兔故生一子曰抽古六台州而金台失殺
之故仰奴之後獨有金台失與白羊谷分爲二寨
也在台住寨住亦去鎮北關五十里今竝没于奴
或云金台失殺其五弟之子而又不和于叔白羊
骨遂各相狎而迄于同滅乃知借開原之說未可
爲石畫也

南關之夷酋速黑忒塔山前衛左都督也故而生

二子長曰王忠襲祖職次曰克失音辰王忠故而
二子汪古羅汪古六皆故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襲
職焉生六子長曰虎兒罕次曰三馬禿三曰往失
四曰那木台五曰康古六六曰猛骨孛羅虎兒罕
故一子反商爲北關所殺三馬禿故子王把太內
附爲廣寧指揮改名王盡忠生二子長王國勳次
王元勳往失故生三子長阿敏亦內附爲指揮名
王盡安次伯撒爲奴酋所殺三宰桑內附爲力木
山把總陣故那木台子曰召乃康古六子曰古莫

台州皆歿于奴而猛骨孛羅襲祖職陞龍虎將軍
然與北關構隙爲奴酋計所愚戀內妻而去其兵
柄卒以出歿長子吾兒忽奔奴秦之爲壻次子克
把庫內附廣寧爲王世忠南關之地遂墟王忠王
台皆忠于 本朝其子雖滅于奴而後裔居中國
附塞上襲冠帶者爲多樹其黨類使自成一部落
恢復祖宗故地亦中國一藩籬也

奴酋旣誘殺猛酋收其 勅書部落北關寨廢而
奴酋獨強于是建州之禍乃烈矣按奴住牧在寧

宮塔紅岩子等寨其通貢由撫順關其部夷從撫
順清河發陽等處隨便互市自吞併王兀堂誘殺
猛骨孛羅而東自鎮江長奠北抵開原威遠凡八
百六十里與邊鄙相逼也其兵不下五萬餘古云
女直滿萬勢不可制况今日哉奴之祖曰佟教場
建州備左都督僉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曰奴兒
哈赤速兒哈赤他失死于亂陣而奴兒陞授龍虎
將軍有七子長男曰洪把禿里爲奴殺矣而一子
曰阿古奴之次男曰貴英把禿里三日忙哈大四

日黃台住五日把卜太六日阿卜台七日把卜海
速兒爲兄奴兒囚殺而二子曰禿龍曰阿哈今皆
爲奴兒管兵其養成豕突之患者以封號 勅書
太隆而自後以邊人不設備而好生事故漸激其
內犯及撫順清河之陷勢如破竹而將帥不能協
心慎重經畧無駕馭紀律遂一敗沒而不可救至
今疲海內而卒難爲力也嗟乎非奴之強中國自
弱耳夫趙營平之畫西羌曰以臣愚計遲之十年
今日之事十年果足了奴乎哉

